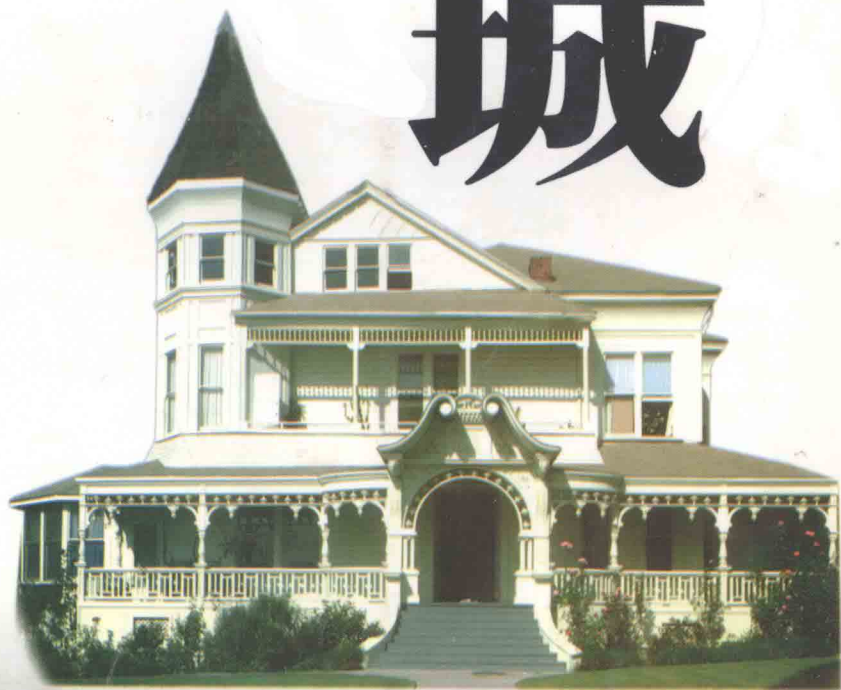


继《废都》之后又一部震撼文坛的力作

裸

贾平凹◎著

城



当今社会争鸣小说

北京出版社

裸城

贾平凹

北京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裸城/贾平凹著. -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3. 5

ISBN7 - 201 - 01987 - 0

I. 裸…

II. 贾…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1248. 6

裸 城

LUO CHENG

贾平凹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8 印张 570 千字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7 - 201 - 01987 - 0/I · 238

定价:35.60 元

目 录

第一部 黑岛

黑岛 (5)

第二部 红颜

红颜是泪——当代女大学生沉沦纪实之一 (147)

红颜是泪——当代女大学生沉沦纪实之二 (197)

第三部 陪侍

现代陪侍小姐，——扫描和透视现代“陪侍”业 (241)

第四部 米兰

米兰之死——一个风流女明星的悲剧人生 (304)

第五部 性情

蜜月大逃亡 (350)

关不住春色的女人 (373)

长沙绯闻：电视人的情欲就像“快餐”一样随意？ (399)

绿帽换乌纱，北大才子聪明反被聪明误 (406)

溺爱成灾呀，掌上明珠脾气一来屠慈父 (415)

大义灭亲，公安局长亲手把爱子送上断头台 (420)

血染资江，18岁村姑与老村长的奸情到了尽头 (424)

放纵情欲毁了两个家 (430)

“妻妾成群”总经理美梦醒后成悲歌 (434)

血肉横飞，屠刀向至亲骨肉的头上砍去 (444)

深山孤男寡女，干柴烈火野情焚天烧地 (447)

坏男人调教出来的坏女人如狼似虎 (456)

幡然醒悟，我不再当“坐台”先生了 (461)

三代号国真情横渡四万里惊涛骇渡 (467)

无臀个体户，你的不屈是搏击长空的铁翅 (475)

凄风苦雨何足惧，推着轮椅上的妻子打工去 (482)

“足球先生”谢晖情场上我终于赢了你 (489)

撕心裂肺呀，初恋女友今夜是别人的新娘 (494)

高墙内，我用2200个日夜忏悔初恋 (499)

“前卫”行业:性用品专店的售货员国色天香	(507)
出门在外:我们是同一个战壕的难兄难弟	(512)
爸、妈、第三者、少女、刀谁主宰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515)
四歹徒逞凶女宿舍	(529)
女名模走下T台卖大饼	(533)
一步一个坑,这女人咬牙苦撑16载	(537)
天啊,我和丈母娘的情怎样了断	(544)
棍棒下的现代奴隶	(550)
警官被罪犯改造入狱	(556)
毒品使她坠入深渊	(561)
贫官堕落难道都是女人惹的祸	(567)

第一部 黑 岛

黑 岛

改革浪潮中的一个黑色岛屿。

又叫“非洲村”。

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且不可避免的一个新型“细胞”。

男人和女人，才能构成一个世界，才能组成一个有笑声哭声有激情性情的有色群体。

他与后妈的媾合，与毫无血缘关系的妹妹的肌肤之爱，属乱伦么？

她面对为自己而丢官的他，仰面躺在随水漂流的木排上，他把一个花环挂在她跳动的乳房上，另一个花环放在她的肚皮上，于是，世间所未闻的新婚交合开始了……

她为了倡导保护环境，赤身裸体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她最终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爱情？

另一个她把自己的贞操完全交给所爱的男人之后，为什么在幸福中死去。

追求个性解放，实现自我价值为目标，本书告诉你一个全新的漂泊者的故事。

不仅仅是作家的性情体验；不仅仅是物欲社会中的一个侧面浓缩和反映……

一条肉绳，牵出一串红男绿女狂飙般的情爱和性爱，任你斟酌和品味。

第一章 神秘岛

刘茵莞尔一笑，伸手拉了拉乳罩，又将三角裤掀起，弹下：“石

先生,生产力的解放,首先是观念的解放,个性的解放。我们非洲村都是这样。”

桌上的台历风吹似地翻过,作家石塞的思绪却一天比一天烦乱。

昏暗的灯光随着人们困倦的眼睛闭合了,又一个漆黑的夜晚向他压过来。远处,过境的火车协向了汽笛,随着火车这很有节奏的“眶当”声,他的思绪被牵引到那个简陋而又美丽的地方——神秘岛,眼前又浮现出那过去的一幕一幕。

神秘岛又称非洲村。非洲村居住着一批打工仔和打工妹,他们视石塞为知心朋友,他们向石塞倾诉人生的经历。

石塞去非洲村,是他不同父也不同母的妹妹小咪咪写信给他叫他去的。

哥哥:

你好!

从你身边生气出走,不觉又一年了。这一年我过的什么日子是可想而知的。你还在恨我吗?我一直在想念你。多少次了,我总想把你的影子从我的脑子里赶走,可没有办到,每赶一次,你的影子反而更加清晰一分,我也搞不清这是为什么!哥哥,我爱你。

近两个月来,我的生活总算稳定下来了,我住在“非洲村”,这里可好了,以前,我不想告诉你我的行踪,今天,我希望你来这儿生活几个月。哥哥,你还记得《桃花源记》吗?那只不过是个幻想的天地而已,我们的非洲村则是真实的。

哥哥,你不是常常为没有出“拳头”产品而烦恼吗?快来这儿吧,非洲村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书。

最后,小咪咪告知了去非洲村的途径。

啊,我的小咪咪……拆开信后,石塞的手,不,整个心身都颤抖不已,心里,千遍万遍地呼唤着“小咪咪”;两行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顺着脸颊往下蠕动。

石塞向领导打报告,请了三个月假,打算去非洲村找小咪咪。

此时是公元”82年6月,改革开放在中国大地上正像奔涌的潮头,一日千里。生活在军营绿色方队中的石塞,只觉得在他的身外另有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于是,他决定趁找小咪咪之际,到这

个世界里走一趟。

石塞按小咪咪信上的指点，从湘江之畔来到大林市。

大林市是个中等城市。石塞曾在这座城市参加过一次笔会，虽说好多年过去了，但对这座城市依稀有些印象。

石塞惊异着这座城市的变化，昔日萧条、灰暗的市容，被五颜六色的大幅广告包裹着。石塞无心浏览市容，下了火车径直前广场走去。

石塞在广场中寻找着小咪咪信上所说的“吉斯 150”。突然，一位漂亮的小姐朝他走来，在擦身而过时，瘦削的肩膀重重地撞了石塞一下：“要黄带吗？《巴黎大妓院》，《人兽大会战》……”见石塞没有反应，头一扭：“神经病！”哼着歌若无其事地一颠一颠走了。

石塞痴痴呆呆地望着小姐那好看的背影消失，他惊讶那小姐说黄带时是那样的平静。

石塞揉了揉被太阳光刺痛了的眼睛，美美地打了一个喷嚏，向一台类似“解放的破旧车走去。小咪咪信上告诉他，车很旧，是一台报废处理车。

嘿，驾驶室里还坐着一位小伙子。小伙子正用钢笔在一个速写本上画着什么。一个开车的，懂什么画画？石塞能起脚尖朝内一看，果不其然，原来小本本上，划出一大堆圆圈，有如显微镜下的细胞。再看这小伙子，个子挺高挺瘦，颞骨凸出，滑出一对猴腮，头发乱加乌窝，一绝乱发覆盖住了过早秃项的前额，上唇和下巴几根稀疏而缺少修理的胡子，也许这就是报刊上所说的“新新人类”吧。

“喂，同志，你这车……”石塞友好地问。

“什么事！”他抬起眼皮。口吻极不友善。

“我想去非洲村我……”

“还早哩，六点来吧。”

“这车真是去非洲村的！”石塞顿时兴奋起来。

好不容易熬到五点半钟，突然，他发现一个手提着两个大提袋的女人走了过来，看上去三十来岁年纪，但那脸庞，那身段，仍保持姑娘的韵味。一身黑色连衣裙更衬出她长长脖子的娇嫩。她脚上

穿一双乳白色凉鞋，肉色长筒袜标明了她的成熟、矜持。高雅。

“尹女，这么早就收摊了？”坐在驾驶室的小伙子开门弹出身子，以最快的速度跑过去，替她提包。

石塞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不知怎地，从她一出现，他的心便一跳：这女人好生面熟。在他的印象中，隐隐约约出现过好多次。特别是刚才谈谈的一笑，差点勾去了石塞的魂魄，使他一阵昏眩。

紧接着，一串男女声的笑，引出了一对男女，那男的看上去二十七八岁，女的年龄小一些，留着男孩子头，穿男式装短裤，只有胸前那发达的乳房，才显示出女人的特征。

石塞注意到，车上被称为尹女的女人向他们露出了羡慕的眼神，很友好地走到车尾，打手势示意他们把箱子递上来。”

就在他们递箱子上车时，那女的突然发现了石塞，一双灵活而美丽的大眼上下打量着石塞，那男子醋意大发，在她腰上捏了一下，把她推上了车。

那妇人爬上车后，还是忍不住问石塞。“你是来找妹妹的吧？”

“对，是我来找小咪咪的，呵，就是石萍。你知道她在那儿？”

“咯……原来石萍叫小咪咪，真好玩！咯……”她笑起来真甜，撒金豆子一般。

她的问话，把所有的视线都牵到石塞身上，石塞微笑着用目光——作答。不知怎地，当石塞的目光与尹女相对时，他心十分慌乱，只一瞥便急忙躲开。

“快上车吧，小咪咪一会就会来的，她与刘茜总得晚一点。”留青年头的女子友好地朝石塞说。

“刘茜，快点，石萍——小咪咪，快点，你哥来啦！”留男孩子头的女子在车上跳着、喊着。

石塞举目望去，从广场的尽头跑来的两位打扮人时的——模一样的姑娘，她俩穿着火红色的连衣裙，一头长长的秀发被风托起，两只超负荷的瓷片耳坠大幅度地摆动，当小咪咪跑到离石塞十来步时，停了下来。

渐渐地，小咪咪眼里有了泪水，整个身子开始抖动，摇晃起来：“哥哥——”

一声忘情的呼喊，随着小咪咪的身子一同扑了过来。

“小咪咪……”尽管石塞强烈地控制着自己，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张开了双臂。

“哥哥……”小咪咪扑在石塞怀里，恸哭不已。

“好了，小咪咪，大伙在等着你呢！”石塞用平静的声音说。

此话一出，石塞差点把自己的眼泪牵了出来。

汽车启动了，夜幕渐渐合拢；近处的树木，远处的山峦，看上去像一幅跳动的水墨画，空气中，散发出植物特有的清香。

汽车走过一段柏油路，就进入了山间小道了。尽管车子颇得很厉害，但小咪咪还是兴奋，她的右手从后面伸过来，搭在石塞的右肩上，头，歪靠着石塞的左肩头，眼睛眯着，似睡非睡，只有那张不停地扭动的小嘴，告诉人她完全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

不久，在一座耸立的玉山脚下，闪出几点灯火，车上的人见到灯一火，顿时活跃起来。

“老巴公，饭做好了吗？”

“小贝壳，阿姨回来！”

喊声夹杂着笑声；给这寂静的山野平添了几分生气。

汽车终于停了下来，借着丝丝灯光，石塞终于看清了一栋栋碉堡似的小房子，这些房子看不出用什么材料构造的模样大同小异，数一数，有七八间。

石塞随着小咪咪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她的住处走去，刚到门口，突然眼前一亮，原来是刘茜先进屋子点燃了蜡烛。石塞借着烛光打量起这房子来，水泥砖墙，顶盖石棉瓦，十五个平方左右。人一进去，允似钻进了烤箱。

“哥，别笑话，这就是我们打工族的蜗居。有了这窝，比那些挤工棚的打工仔打工妹强。”小咪咪大概是见到了石塞蹙紧了眉头，用强调的口吻说。

小咪咪又说：“哥，这次约你出来，就是想让你走进另一个世界，走进我们打工族，我断定，要不了几年，打工文学会异军突起。希望弥成为打工作家！”

“你这么肯定？”石塞反问。

“当然这么肯定！历史不会留下空白，现在中国实行改革开

放,将来一定会走市场经济之路,市场经济意味着打破现在计划经济的模式,市场经济下的人除了国家公务员以外,都是自由职业者,今天我们打工就是市场经济的先驱,将来到了市场经济我们可能成为中坚力量……”

乖乖,石塞不得不另眼看小咪咪了,一年不见,没想到满口的新理论。

“哥,热死了,把衣服扒了吧!”不知什么时候,小咪咪已来到他的面前。天哪,小咪咪和刘茜已脱掉裙子,每人身上只剩下一对乳罩和一片三角裤衩。”

“别……”石塞有点语无论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刘茜莞尔一笑,伸手拉了拉乳罩,又将三角裤扯起,弹下。“方先生,生产力的解放有先是观念的解放,个性的解放。我们非洲村都是这样。”

“对。哥,刘茜说得对。把上衣长裤全脱了,有个裤衩就行。

大家都这样,你一个人反显得特殊。”小咪咪说着,伸手就来解扣子。

“别,小咪咪!”石塞躲闪着,生怕碰到小咪咪和刘茜那白嫩嫩的胴体。

小咪咪又说话了:“哥,别紧张,习惯了就好了,遮遮掩掩的,反而神秘,让人想得更多,来,脱了,还作家哩!”

石塞心一横,只好脱了。

“瞧,我哥多结实!”小咪咪拍打着石塞多毛的胸脯,向刘茜夸耀道。

吃饭的时间到了,在一间稍大的敞棚里,石塞和小咪咪、刘茜坐定,小咪咪向大家介绍了石塞。

石塞注意到,桌边坐着一位年纪约五十、有点学者风度的男子。小咪咪介绍道,他叫兰博士,是这个神秘岛的组织和领导者。接着,就介绍了开车的小伙子,他叫刘刚。那对青年夫妇,男的叫张天平,女的叫何小平,人们都叫他们“二平夫妇”。

整个桌上;石塞发现所有的人都脱了外衣外裤。只有尹女特别,她仍穿着黑色连衣裙。“老巴公,小贝壳,你们都过来,敬客人的酒!”兰博士喊道。

一个七、八岁小女孩，浑身光溜溜地从伙房里走出来，双手捧着一个大海碗。

小贝壳朝石塞看了一眼，一蹦一跳地又跑了回去。

“来，喝了这碗酒，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兰博士捧起酒碗。递到石塞手上。

石塞觉得，这种喝酒的方式，像某种传统的仪式，不敢不接。于是，双手接过，猛喝了一口：“谢谢兰博士，谢谢诸位的好意。”石塞把酒壶递给兰博士。

没想到倒是，小咪咪从兰博士的手中抢过酒碗：“谢谢大家对我哥哥的关照，我相信我哥哥会喜欢我们非洲村的，喜欢大家的。我也相信大家会喜欢我哥哥的……”小咪咪眼里噙着泪花，喝了一大口酒。

“汤来’了！”一声吆喝，牵出一个瘦高个、年约七十的老头来，满口山东腔。老头显然就是大家叫的老巴公了。

石塞与老巴公碰了最后一碗，一顿饭在嘻笑打闹中结束。

一回到住所，“哥，洗澡罗！”小咪咪和刘茜一人端个脸盆，脸盆里放有换洗的衣服洗发精之类。

“有澡堂吗？”石塞问。

刘茜：“有！大得很呢，用不完的自来水。”

小咪咪捂嘴一笑：“走吧，到那儿就知道了。”

石塞将信将疑，转而一想。反正是要洗澡的，姑且看看再说。刘茜在前，小咪咪居中，石塞在后，朝前走去，小咪咪按亮了手电筒，前后晃着，既照顾刘茜又顾及石塞。

“哥，你听，这流水声多美！”

经小咪咪一提，石塞听到了，在他们不远处，响起了清脆悦耳的流水声，像一个多情的少女，在这寂静的夜里拨响了琴弦。石塞顿时觉得浑身凉爽了许多。

突然，前面出现了男女混合笑闹声和搅动水声，石塞停住了步。

“哥，走呀，发什么呆！”

“咱们……在一块洗？”

“那怕什么！这黑灯瞎火的，谁瞧见谁呀！再说，看见了又怎

么样？”

“我……还是等一会再洗吧！”

“哥，亏你还是个男人，我们都不怕，你怕什么呀，走吧！”

石塞只好往前走。此刻，他真像个囚犯，由人押着往前走。直走到小溪边。

小溪在这儿形成一个水潭。我的妈呀。在小咪咪电灯光下，白的黑的不堪入目，石塞赶紧背过脸去。

洗澡的是二平夫妇。他们见小咪咪来，笑闹得更放肆了：“小咪咪，轮到你跟哥哥擦背了吧？嘻……”

“擦就擦，妹妹跟哥哥擦背，天经地义！”

“我还是等一下一个人洗吧！”石塞说道。

“也好，那我们先洗了。”小咪咪说罢，与刘茜欢叫着跳入水中。等石塞洗完澡回来，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了，小咪咪与刘茜已搓过了头发，懒洋洋地躺在了床上，似乎在想着心事。由于晚上喝了酒，经冷水一泡，脸色白里透红，艳如二月桃花。乳罩下，显出两个圆弧，纤细的腰身，修长的大腿，肤如凝脂的胴体……是那樣的性感，直搅得石塞心旌摇动。

“哥，洗好啦？”小咪咪躬身趴在床上，双乳下坠，像两只嗷嗷待哺的雏鸟。

石塞不敢正面相视，只好斜目点点头。

“还洗得舒服吗？”刘茜问。

“水质很好，嗯……只是有点紧张。”

“怕女人闯过来是吗？”

“哥，第一次总是紧张的，往后就习惯了。”

“哥，你是马上睡，还是在外凉快凉快？”

“在外边坐一会也行。”

于是，石塞和小咪咪，一人拿张小凳子，坐在了离小屋不远的一块草地上。

“哥，嫂子和笛子还好吧！”

“还不是那样！小咪咪，你还恨哥哥吗？”

“哪能呢？我还要谢谢哥哥那一巴掌呢。不是哥哥那一巴掌，我哪有今天！”

石塞的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一年前的情景就又浮现在眼前。那是一年前的夏天。

“哥，今晚又不出去呀？周末也不出去轻松一下。”小咪咪倚门而立，一双眼睛扑闪闪地望着石塞，手指，下意识地抠着门框。

啊，小咪咪真美，青春的年岁把她身上的美全焕发了出来，看得出，她刚洗过澡，一头秀发刚搓揉过，散发出、一股清香。石塞突然在一瞬间觉得小咪咪长大了，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了。

“你自己出去玩吧，哥哥要写作。”石塞说。

小咪咪没有做声，毫无意识地用手拨弄着门扣，尔后，羞赧地望了一眼自己的胸脯，把挂在乳峰上的衫布拉直，磨磨蹭蹭转身走了。

今天这是怎么啦？一个失去母亲的女孩儿，不仅儿时不幸，长大了也不幸，因为少了一位听知心话的人。没有母亲，有位如姐也好，没有。小咪咪只有石塞这个哥哥。石塞只觉得小咪咪今天有点异样，似乎有话要对他说。说什么呢？

不知过了多久，也是一个周末的晚上，石塞光着上身躺在床上看书。突然，他觉得有个影子闪进门来，随即，电灯灭了。

“谁？”石塞猛然坐起在来。

“是我。”声音小且是颤声。原来是小咪咪，她脱得一丝不挂，扑倒在石塞身上。“哥……”她像受了极大的委屈，压抑着声音。大哭起来，肉嘟嘟的身子剧烈地抖动。

“小咪咪，你……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石塞震惊得耳朵嗡嗡直叫。

“哥，我爱你，我快疯了，快要死了，哥！”小咪咪喘着粗气。猛地把她那湿润的、在颤抖的嘴唇强烈地压在石塞的嘴上，没等石塞反应过来，石塞的脸庞、脖子、胸脯打标记似地落下了小咪咪一串吻。最后，小咪咪张开嘴巴，一下吮住了石塞的乳头……

“你……”石塞一下把小咪咪推开，顺手就是一个耳光：“你是我妹妹，你这不知羞耻的东西！”

小咪咪似乎从剧痛中苏醒过来，双手交叉抱着肩头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像一只通在墙角处于绝境的小猫。

那一夜，小咪咪几乎哭了一夜，第二天，石塞下班回家，就不见

了小咪咪。找啊找，找了一年，直到小咪咪来信，石塞才知道她的下落。

“哥，你在想什么呢？是在想一年前的事吧？”

石塞从回忆中猛省过来：“啊，没想什么。”

“哥，离家出走后。我想到了死，走上湘江大桥，真想一闭眼栽下去。后来，我没有跳，你说为什么？”

石塞：“为什么？”

小咪咪。“我还是想到了你，我想到我死了后，你伤心的样子，你一生中不幸的事太多了，我不忍心再让你增加不幸。”

“谢谢你，小咪咪！现在，心绪平静了吗？”

“现在平静了！一个人活在世上，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一个人只有和社会融为一体，为社会作点贡献，生命才有价值。

“这些道理是兰博士说的罢？”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看来，你对兰博士蛮崇拜罗。”

小咪咪笑了，是低着头笑的。

俩兄妹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不觉夜已深了。没有月亮的天空很低，几颗小星星像病妇的，眼睛，痴呆呆地闪着不动。不远处，一只豺狗在叫。非洲村的几间小屋，大都熄了灯光，只有小咪咪和刘茜的住房的蜡烛还点着，从墙缝里钻出来的光，拉成了一条条金钱。

石塞打了个哈欠，推脱了小咪咪要他和她们同居一室，他搬张草席睡在屋外草地上，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他想起了许多往事。

石塞的家说来真够复杂。石塞的外祖母终生不育，后来收养了一个女孩就是石塞他妈。石塞的祖父是个国民党军队的营长，石塞的父亲系祖父的小老婆所生。石塞十岁时，母亲得病一命呜呼了，母亲一死，父亲离家出走，石塞成了孤儿。

石塞长到十六岁那年，父亲突然领着一个比他大五岁的女人进了屋，那女人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

那婴儿是个女孩，又白又胖，太逗人喜欢了，谁抱都不哭，一逗就笑，石塞叫她“小咪咪”。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小咪咪到三岁时，石塞的父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

父亲一死，石塞便成了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了，好在他已高中毕业，不需要花家里钱了。小妈妈也一反常态，把石塞当成家里的主人，大事小事都让石塞拿主意。

生活担子的重压，石塞觉得自己长大成人了，自己在走向成熟，然而，伴随而来的，是一种莫名的诚感和恐惧，这种感觉来自小妈妈。

石塞和小妈妈单独呆在一起说话时，他会心慌意乱，他尤其不敢正视小妈妈那双丹凤眼，他觉得那双眼睛是两汪深潭，看一眼自己就会掉下去。

石塞发现，小妈妈的情绪也在悄悄地起变化，父亲刚去世时，她的情绪是悲痛、哀怨、叹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绪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新的生活的乞盼，渴求。

小妈妈与石塞在一块说话时，石塞会慌得不知如何是好。她总是挨得那么近，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成熟的女人味让石塞无法躲开。

一天夜里，石塞睡着了做梦，居然梦见了小妈妈和他抱在一起，突然，下身一热，一股暖流狂泄而出，使他舒坦极了，他醒来，糟了自己的裤衩湿了，粘乎乎的不知是什么东西。

换短裤，短裤在小妈妈房里的柜子里，此刻去找好吗？不换，又觉难受，好恶心。没办法，石塞只好蹑手蹑脚地过去，轻轻地打开柜门。

“找什么？”小妈妈探起身子问。

“啊，我短裤。”

小妈妈一骨碌爬起来，翻着了石塞的短裤，却不给他，在他的下身望了一眼笑了：“跑马了？”

“跑马……跑马是什么？”

小妈妈在石塞的额头上戳了一指头，笑着说：“跑马，就是说你做大人了。”

石塞拿了短裤，跑进厕所，洗净了自己的下身，换上短裤，把脏短裤放进脸盆，准备用热水瓶的开水去洗。没想到小妈妈站在了

面前：“不能用开水。那玩艺比胶水还厉害，用开水会有印子的，只能用冷水。你是第一次？”

石塞窘得脸红红的，点了一下头。

不久的一天晚上，当石塞洗完澡，穿好衣服，正准备睡觉时，小妈妈对他说：“今晚陪我聊聊天好吗？”

石塞觉得今天小妈妈的神态有点不对劲，想独自进房去睡，又觉不妥。于是，在她对面远远地凳子上坐下来。

屋子里静极了，她挪动了一下身子，说话了：“你是不是嫌弃咱娘俩？”

“不，看你……说哪儿活，这是……”石塞心是一慌，竟不知说什么好。

“小石头，你……认我做姐姐吧！”

天哪，这话不亚于一颗炸弹在石塞身边轰然爆炸，在年龄上，可以这么叫，可她毕竟是父亲要过来的呀！“这……”石塞不知说什么好，他抬起眼睛看眼前这个女人，怎么一夜之间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她脸色苍白，好看的眉毛耷拉下来，两片嘴唇在微微抖动，似乎增厚了许多，昏暗的烛光下，两个眼窝十分怕人。看到这孤独的身影，石塞心底产生了一股怜惜感，轻轻叹息了一声。

突然，小妈妈猛扑过来，往石塞跟前一跪，把头栽在石塞的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我的命好苦啊！”

石塞真的乱了方寸，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最后还是没动，只是双手下垂，脱了臼一般下垂。

“你爹好狠心啊，丢下咱孤儿寡母走啦，我可怎么办啊……”

她越哭越凶，像积压久了的岩浆突然爆发出来，边哭边数落，数落时用手拍打着石塞的膝盖。”

石塞从小妈妈此时此景，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男人是树，女人是藤，一见树倒了，藤就失去了依靠，就会变成了一个苦女人，一个泪女人，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

一种同情弱者，解救他人的豪气在石塞身上勃然而发，他毫不犹豫地扶起了这个曾经讨厌过的女人，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用男子汉的胸膛，承受着她的痛苦，为她揩干眼泪。

第二天，当石塞自我内疚，恨不得为昨晚的行动按自己一拳